

嫡嫁千金

下册
DIJIA
QIANJIN
千山茶客 著

桀骜「美人」之世家千金，
强强联手，走遍天下……

潇湘书院人气作家千山茶客继
《重生之将门毒后》后又一力作！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千禧嫁

千山茶客
著

DIJIA
QIANJIN
圖

【下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 FENG WEN YI CHUBAN SHE
ART AND LITERATUR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嫡嫁千金：全2册 / 千山茶客著. —南京：江苏
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6

ISBN 978-7-5594-2038-1


I. ①嫡… II. ①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93407号

书 名 嫡嫁千金
作 者 千山茶客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 策 划 孙红彦
责任编辑 姚 丽
文字 编 辑 孙红彦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 数 482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038-1
定 价 59.80元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上册】

第一章 千金 1

第二章 燕京 45

第三章 赌约 99

第四章 风流 157

第五章 回乡 209

目录【下册】



第六章 生意 269

第七章 冤屈 318

第八章 父亲 361

第九章 鸣冤 412

第十章 庶姐 463

第六章 生意

叶明辉和叶明轩见到叶明煜时，都很意外，叶明辉道：“回来了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

叶明煜面不改色地说谎，“快马加鞭一路上水都没喝几口，哪儿还有时间告诉你们。”

倘若二人晓得叶明煜三天前就回来了，还在惜花楼胡闹了三天，不知是何表情。

“你们怎么才回来？”叶明煜问，“天都黑了，府里连个人都没有。”

“我们……”叶明轩正要回答，一眼看到姜梨，到嘴边的话就咽了下去。

姜梨了然，缓缓地站起身，笑道：“明煜舅舅，你们聊吧，我回屋去了。”

叶明煜笑道：“好。”

见叶明煜和姜梨看起来颇为亲近，叶明辉和叶明轩神情古怪。

待姜梨离开后，叶明轩和叶明辉坐下来，还没来得及说话，叶明煜先开口了：“大哥、二哥，你们太过分了。人家特意回来看娘，结果你们不让见。说点事情还防着别人，我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干啥还欺负小姑娘？”

叶明轩差点被叶明煜这一番话气得一口气没提上来，道：“我们欺负她？你哪只眼睛看见了？”

“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叶明煜指了指自己的眼睛，“没看见人阿梨都明白了，主动回屋去。也就是小姑娘性子软，要换了我，早就闹起来了。”

“闹闹闹，”叶明轩道，“你尽管闹，你以为你还是十来岁的小公子，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

“你与她说过话了？”叶明辉问。

“说过了。”叶明煜道，“怎么？”

“你觉得她怎么样？”

“好！”叶明煜一拍大腿，“我看阿梨不是普通官家小姐，那见识，那说话的功夫，你们都该同她好好学学。我从海船队带回来的万花筒，不是我说，换了你们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那是啥，也不知道怎么用，她知道啊！她还会用！我找的孔雀羽也就她识货。最重要的是，这姑娘仗义！”

“仗义？”叶明轩问，“为什么说她仗义？她帮你隐瞒什么了？”

叶明煜心里暗骂一声叶明轩真是狡猾，清咳两声，掩饰地道：“没什么，话说回来，你们还没告诉我，你们干吗去了，府里怎么没人？”

兄弟二人对视一眼，叶明辉道：“丽正堂出了点事，我们去丽正堂了。”

“刚我还和阿梨说起这回事，这件事还没解决吗？”叶明煜问。

“你告诉她了？”叶明轩高声问道。

“啊。”叶明煜点头。

“你……你真是……”叶明轩憋了许久，才憋出两个字，“胡来！”

回到院子里，姜梨在桌前坐了下来。

桐儿和白雪忙着将那一箱子孔雀羽搬到屋里，姜梨却有些心不在焉。

原来叶家的生意是因此有麻烦。叶家本是做织造起家，整个北燕都闻名，古香缎更是绝无仅有，只有叶家才能生产出来。

如果叶家的布料真的出了问题，对于叶家的生意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知道布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叶明煜所说，织造场就在襄阳，又有叶明辉和叶明轩平日里盯着，这么多年都没出问题，突然出事，难道是偶然？

可姜梨隐隐有一种感觉，此事绝非偶然。别的不说，偏偏眼下叶世杰刚刚入仕，正是仕途的起点，如果叶家出了什么问题，有人要拿叶家与叶世杰做文章，叶世杰的仕途几乎就能被人掌控。

想到这里，姜梨猝然一惊，莫非真是如此，叶家生意上的麻烦，真的是被人使了绊子，而最终目的就是利用叶家牵制叶世杰，或者干脆控制整个叶家？要知道叶家的财富是让人眼红的一笔，要真控制了叶家，至少做许多事情都易如反掌。

姜梨的心蓦地紧缩起来。

思索了片刻，姜梨道：“桐儿，明日你出府一趟，打听一下襄阳城里的几处成衣铺，问问他们近来可有古香缎做的衣裳。”

“好。”桐儿应了，问姜梨，“姑娘为何要打听这些？”

“叶家的生意有麻烦，古香缎是关键。如果现在这些成衣铺都开始不收古香缎，此事就严重了。”

还有一句话姜梨没说，古香缎的事至少在燕京城没人知道出了问题，也就是说暂时

没有扩散开去，如果这些成衣铺都不约而同不要古香缎，其中就必然有隐情，很有可能早就被人打了招呼。

“你询问的时候，注意这些掌柜的态度。看看他们是说最近没货，还是直接告诉你古香缎有问题。”姜梨嘱咐。

桐儿认真记下来。

做生意不是一锤子买卖，有来有往，细水长流。连叶明煜都不能确定布料是不是真的有问题，掌柜的日后还想与叶家做生意，自然会帮叶家掩饰，但如果立刻昭告天下，直接说是布料有问题，那几乎就能确定，这些成衣铺是得了某人的意思，故意坑害叶家。

叶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呢？姜梨思忖着。

第二日，桐儿一大早就出门去成衣铺打听消息了，姜梨打算找叶明煜说话，想着或许今日还能从叶明煜嘴里打听到更多的消息。

才到了前堂，她意外地发现叶嘉儿和叶如风也在。叶嘉儿来回踱着步，很是忧心的模样，叶如风也眉头紧蹙。

姜梨脚步一顿，走了进去，喊道：“表姐、表哥。”

叶嘉儿见姜梨来了，浮起一个笑容，只是看起来带着些忧郁，道：“表妹，你来了。”顿了顿，又抱歉地道，“昨日在丽正堂，赵叔和庄叔突然来了，留下你一个人，真是对不住。”

“没事。”姜梨笑道，“表姐忙正事要紧，况且我本来也想着自己一个人走走，后来逛得也很高兴。”

“那就好。”叶嘉儿道。

厅堂几人沉默了下来。叶如风自然不会主动和姜梨说话，若是平时的叶嘉儿，是会与姜梨攀谈几句的，不过今日她看着是有心事，没顾得上姜梨，不知在思索什么。

姜梨想了一会儿，轻声问道：“表姐是为了丽正堂的事忧心吗？”

叶嘉儿一愣，勉强笑道：“是啊，就是生意上有些小麻烦。”

“是古香缎的问题吧，”姜梨看着她，“是不是许多成衣铺都知道了？”

叶嘉儿一惊，叶如风道：“你怎么知道？你偷听我们说话？”

“明煜舅舅告诉我的。”姜梨道。

“表妹说对了。”叶嘉儿叹息。想着既然叶明煜已经告诉了姜梨，此事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再说就算想瞒，瞒得住吗？此事已经越闹越大，难以收拾，姜梨迟早也会从外面人嘴里知道的。

“叶家和成衣铺的交易不菲，如今成衣铺纷纷停止从叶家拿料，不是一家两家，丽正堂这几日每日都有成衣铺的掌柜来停货。表妹看到的庄叔和赵叔，和叶家做了几十年生意，昨日来丽正堂，也是说立刻停布料的。”

“做了几十年生意，就是老熟人，在这个时候也落井下石吗？”姜梨问。

“不能说是落井下石，只能说人之常情。”叶嘉儿耐心解释，“只是古香缎本来织造本钱大，这些掌柜之前不说，这一批古香缎织造出来，无人购货，便是放着，对叶家来说已经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什么人之常情，就是落井下石。”叶如风冷哼一声，“从前求着咱们先供货给他们家，现在出了事，也不查查清楚，立刻就要停货，什么几十年的交情，都比不过利益！”

叶嘉儿没说话。叶如风话虽说得难听，却不是全无道理。

“其实这一批古香缎赔了就算了，及时止损叶家也不是没有过。怕的就是叶家古香缎有问题这件事流传出去，叶家的声誉就毁了，叶家的招牌一砸，难道百年基业就此毁于一旦？”叶嘉儿难过了。

“表姐先别着急，”姜梨安慰她，“古香缎做的衣裳穿了为何会出疹子，现在还不能确定就是料子的问题。只要找出真正的原因，叶家的冤屈就能洗刷。”

“说得容易。”叶嘉儿摇头，“我们怎么也找不出原因，织造场出的古香缎分明是没有问题，可各处的成衣铺里用古香缎做成的成衣却出了问题。”

“也许不是古香缎的原因呢。”姜梨道，“也许是那些成衣铺的原因。”

“一处还好说，全襄阳的成衣铺总不会都出问题吧。”叶嘉儿道，“我知道表妹想说被人陷害，可叶家在襄阳虽然算不上官家，平日里也无人敢招惹，谁有这么大胆子陷害，有这么大胆子的人必定身居高位，这么害我们，图的又是什么呢？”

“那襄阳除了叶家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织造场？”姜梨问。

叶嘉儿摇了摇头。

那就不会是生意上的对手了。

姜梨叹气，二人正说着，叶明辉兄弟三人过来了。见叶嘉儿和姜梨正在说话，叶明煜就招呼道：“嘉儿，阿梨！”

“明煜舅舅。”姜梨对他点了点头。

叶明辉看向姜梨，似乎有些犹豫，但终于还是说话了，道：“阿梨，前些日子没让你见老夫人，皆因老夫人身子着实不好。如今你来襄阳也半月有余，老夫人身子渐渐好转，今日你就与老夫人见上一面吧。”

姜梨惊讶，见一边的叶明煜目露满意，这才明白，想来是叶明煜在一边帮腔，说动了这兄弟二人，叶明辉才下定决心让姜梨现在就见叶老夫人。

姜梨适时地露出一丝高兴，道：“太好了。”

“那现在走吧。”叶明轩道。

姜梨颌首。

正当几人要离开的时候，突然，关氏和卓氏匆匆从外面赶来。关氏道：“老爷，佟知府派人过来了。”

“佟知府？”叶明辉疑惑，“他派人来做什么？”

“我也不知道。”关氏显得有些着急，还没说完，便见外头来了一队官差，皆是腰佩长刀，毫无顾忌地直闯前堂，问：“叶大老爷叶二老爷可在？”

叶明轩道：“在，官爷何事？”

“佟大人请你们走一趟，”为首的官差道，“两位老爷，请吧。”

“走？去哪儿？犯了什么事？”叶明煜不怕官，立刻站出来道，“为何单单请了他二人？这是唱的哪一出？”

那官差上下打量了一下叶明煜，叶明煜穿得如贩夫走卒，身上颇有些江湖气，也不知道那些人认没认出这是叶三老爷，还是根本就觉得叶明煜无足轻重，只道：“在下只是做事的，这些问题，还请两位老爷与佟大人说道。”却是有些嚣张。

叶明煜还要闹，被叶明辉伸手拦住。叶明辉对官差拱了拱手，道：“既然官爷办事，我们走一趟就是了，还请容我与家人吩咐一下。”

他先是看向姜梨，道：“本想带你看看老夫人，不想中途出了此事。阿梨，只能让你再等一等。”

“没什么。”姜梨道。

叶明辉又看向叶明煜，道：“明煜，你暂且先别管府上生意，护好叶家就行了。丽正堂有什么事，交给嘉儿和如风处理，此次也是他姐弟二人锻炼的好机会。至于我和明轩，不要告诉老夫人我们去见佟知府了，切记。”

卓氏看向官差：“官爷，这……我大哥和夫君，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这你问我，我也不知道。”那官差问叶明辉，“叶大老爷，可交代清楚了？交代清楚了就走吧。”

叶明辉不再说什么，又稍稍安慰了一下关氏和卓氏，让她们放心，自己和叶明轩很快回来，就和这队官差离开了。

官差们走后，叶家人都一时无措。

这事来得太突然，谁也没想到。叶嘉儿喃喃道：“我爹和大伯……他们没事吧。”

“没事的。”姜梨安慰她，“明辉舅舅都说了，很快就回来。”

“不是的。”叶嘉儿摇头，“大伯以前从来不会说这些话，更不会交代什么，今日他却特意交代丽正堂的事要我和如风来管，他是感觉到了自己不会太快归来，他有这种预感。”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卓氏道，“好端端的，佟知府怎么会找上门来？”

“一定是为古香缎的事。”叶如风咬牙，“之前成衣铺压着，穿古香缎出事的人也少，但眼下，其他成衣铺都不再和丽正堂往来，古香缎的事迟早会流传出去，百姓若知道此事，必然不会善罢甘休，知府为了安定百姓，定会拿叶家开刀。”

“表哥说得不错。”姜梨道，“我猜测也是因为丽正堂的事。”

叶如风哼了一声。

“不过这位佟知府，是不是叫佟知阳？”

“你怎么知道？”叶明煜问。姜梨是燕京的小姐，从没来过襄阳，知道襄阳知府的名字，着实令人意外。

“他有个妹夫，”姜梨笑道，“在燕京城做钟官令。”

“钟官令是做什么的？”叶家是商户，对官员的职位品级都不甚清楚。

“是主管铸钱的。”姜梨解释。

叶家人这才明白。叶明煜道：“没想到你连他妹夫都知道，阿梨，佟知阳不算什么大官吧。”

“不算。”姜梨笑道，“我在姜家，难免会听到一些。”

她在心里暗暗想着，佟知阳有个妹夫，在燕京城做钟官令，最重要的是，他这个妹夫是右相手下的人，和李濂走得很近。

说到底，佟知阳也是右相手下的人。

襄阳一处院子里，屋中有人在说话。

“大人，佟知阳已经动手了。”陆玘道。

姬衢坐在椅子上，正在看卷轴，闻言道：“早了点。”

“在下也觉得早了点。”陆玘抚摸着胡子，“说是直接冲到了叶家前堂抓人，动静还不小。现在事情瞒也瞒不住，整个襄阳都知道了。”

“意料之中。”姬衢笑了一声，“做给李濂看，动静不能小。”

“听说当时姜二小姐也在。”陆玘道，“不过姜二小姐没动作，这回的计划，姜二小姐大概插不上手，不会出什么乱子。”

前后几次都被姜梨砸了场子，陆玘的心里也不敢太过肯定了。

“不一定，”姬衢一笑，眼波流转分明，他将手上的卷轴放到一边，“不能小看她。”

“已经很不敢小看她了。”陆玘笑道，“只是叶家一事，李濂早已开始筹划。眼下叶明辉和叶明轩不在，叶家就是一盘散沙，那个叶明煜起不了多大作用。古香缎有问题的事一旦传了出去，丽正堂不保，下一步，叶家就会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李家的机会就来了。”

“陆玘，不要把人人都当成傻子。”姬衢轻轻晃着手中的折扇，金丝牡丹随着他手上的动作盛开流转，晕染出一大片摇曳的美丽。

“李家的主意，并不是天衣无缝，也未必就没有人想到。戏没唱到最后，不敢说精彩。”他笑得温柔。

叶家有些沉寂。

被带走后，叶明辉和叶明轩当天夜里并没有回府。不仅如此，三五天过去，连个音讯都没有。关氏和卓氏按捺不住，亲自去衙门见佟知府，想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可

佟知府见也不见关氏，只让身边的师爷出来和关氏打机锋，说的也是叶大爷和叶二爷在衙门做客，事情了结，自然会回家。

关氏束手无策，回头与卓氏抱怨道：“我连佟知阳的面都没能见上！更别说问起老爷和二弟，佟知阳分明就是故意的，他早知我会找上门，才避而不见！”

卓氏闻言忧心忡忡：“他到底想干什么，把爷们儿拘在衙门里，不会对他们私用刑吧？”

这话被叶明煜听到了，当即怒道：“用刑？他们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大嫂二嫂，你们等着，佟知阳不是不见吗？我他娘就闯进去！拿刀架在他脖子上，看他见不见！”

关氏和卓氏连呼不可，可叶明煜哪是她们拦得住的人，直接从门外挑了一匹骏马扬长而去。

叶明煜身上江湖匪气颇重，不晓得并非事事都能用拳头解决。得了消息赶到前堂的姜梨，看到的是关氏和卓氏正吩咐人去追叶明煜。

叶嘉儿和叶如风也赶了过来，叶如风道：“我去找三叔！”

“如风！”卓氏拉住他，“这时候你就别去添麻烦了！眼下府里一个男丁也没有，真是……唉！”

叶嘉儿也十分为难。姜梨见状，对叶嘉儿道：“表姐，依我看，佟知阳倘若真要对他们不利，大可以早就说明，这样藏着掖着，反倒像是在做交易。我猜一直不肯让婶婶见他们，就是为了待价而沽。”

“待价而沽？”叶嘉儿不解。

“生意场上不都有这样的事嘛，很多生意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个拉扯的过程，互相胶着，彼此一点点让步，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时候就看谁的筹码更重，耐心更多。”

叶嘉儿恍然，道：“你是说，佟知府不让我们家人见父亲和大伯，若是我们家人心中牵挂沉不住气，便会主动退让，这时候佟知府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们都能接受。”

“正是这个理。”

“可是，佟知府究竟要与我们做什么生意？”叶嘉儿不解，“他扣着咱们家人，又想做什么？”

“这就要看佟知阳开出来的条件是什么了。”姜梨道，“放心，倘若佟知阳真的有交易之心，过不了多久，他会自己开出条件。”

叶嘉儿见姜梨胸有成竹的模样，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不由自主地也镇定了下来。她打趣道：“表妹怎么口口声声都直呼佟知府的名字，这要是被人听到了……”

“他只是个知府。”姜梨一笑，带着几分无谓，“我爹可是首辅。就算我站在他面前直呼其名，不管他心里怎么不满意，都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叶嘉儿一愣，叶如风也朝姜梨看来。

姜梨是真的瞧不上佟知阳，但并非因为佟知阳只是个知府。这位佟知阳靠着妹夫才

做到知府的位子，也是沾了夫人的光。他表面十分惧内，却又在外面养了个外室，还生了个孩子。

县丞年末要去同知府校评，薛怀远两袖清风，不像其他县丞给佟知阳送银子，佟知阳就故意找薛怀远的碴儿。薛昭看不过去，想抓抓佟知阳的小辫子，不承想得知了这个秘密，便拿此秘密威胁佟知阳，不让佟知阳再找薛怀远麻烦。

薛怀远还不知道薛昭的这回事，只是奇怪后来几年佟知阳怎么不找他麻烦了。其实当时若不是薛昭误打误撞发现了佟知阳的秘密，薛怀远这个县丞做得了几年还很难说，以佟知阳的狭窄心胸，肯定会找个借口让薛怀远丢官帽的。

姜梨对佟知阳这样的人嗤之以鼻，没想到撞上叶家的又是佟知阳，她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关氏对卓氏道：“怎么去追老三的人还没回来，莫不是没拦住吧？”

“极有可能。”卓氏有些紧张，“三弟的武功好，咱们府里的护卫都比不上，可别是惹了什么祸。眼下这个节骨眼儿上，不能再出问题了。”

“不行，我得去衙门走一趟。”关氏起身，“府里的护卫怎么劝得住老三，我去看看。”

“我跟你一起去。”卓氏道。

二人才将将起身，却见门口，阿福匆匆忙忙地跑进来，这些日子他和阿顺都在丽正堂帮忙，府里用不上。

“阿福，你这是怎么了？”卓氏大吃一惊。

姜梨看去，只见阿福衣裳都被扯坏了大半，破破烂烂地拖沓着，脸上不晓得是吃了拳头还是挨了巴掌，青青红红，嘴角还有血迹，像是在哪里与人打了一架。

“大夫人，二夫人，不好了。”阿福喘了口气道，“丽正堂……丽正堂被人砸了。护卫拦都拦不住，掌柜的被人包围了起来，阿顺在护着，那些人进来就砸东西，砸得停不下来，连丽正堂的招牌都给砸了。夫人，您还是去看看吧！”

“丽正堂被人砸了？！”卓氏差点晕了过去。

“可不是。”阿福扯了扯衣裳，“小人若不是个子小溜得快，便不能回府来报信了。那些人砸红了眼，丽正堂的人一个也不许出去。”

“阿福，”姜梨问，“来砸店的都是些什么人？”

丽正堂是叶家的产业，襄阳城没有人不知道叶家。敢来丽正堂砸店，胆子不小。

阿福回答：“就是些普通老百姓。”

“哪里来的刁民，敢在丽正堂撒野，活得不耐烦了！”叶如风勃然大怒，“怎么不报官？！”

“官差都把咱们老爷给抓进去了，少爷，还报哪门子的官。”阿福哭丧着脸。

姜梨问：“那他们是为了什么砸店？无缘无故的，他们怎么会来找麻烦？”

“听说是因为古香缎的事。”阿福的脸色有些凝重，“来的老百姓说，穿着咱们的

古香缎做的衣裳起疹子，如今襄阳的成衣铺都不接古香缎了。可卖出去的古香缎还在祸害人，前些日子，有人穿了古香缎，没了。”

死人了？

叶嘉儿捂住嘴，身为商户的女儿，她清楚地知道，一旦古香缎会害死人的传言流传开去，叶家就真的没有翻身的可能了。

卓氏和关氏几欲瘫倒。

叶如风则紧紧握着拳头。

阿福看着这一屋子的人，不知为何，生出几分凄凉。眼下大爷和二爷都被请到衙门里，三爷前去找人也不知如何，叶老夫人卧病在床，剩下一屋子的人，叶如风尚且稚嫩，其他人都是弱质女流。叶家的危机来势汹汹，可怎么办才好？

“我去丽正堂。”叶如风道。

“如风，你现在去能做什么？”卓氏阻拦。

“娘，丽正堂是祖宗一手打下来的基业，不能毁于我们手上。现在屋里只有我是男子，我要去。我必须去。”

卓氏怔怔地松开手。

姜梨却很有几分欣赏，关键时候从不退缩，这一点和薛昭倒很像呢。

她的目光蓦然柔和起来。

“我跟你一起去吧。”姜梨道，“不用怕，我来想办法。”

“你……”叶如风正要开口，叶嘉儿已经拉起姜梨的手，“我也去。”

丽正堂外头一片混乱。

街道被围了个水泄不通，周边其他商铺的掌柜都斜倚着门看戏。过去丽正堂占着襄阳这块最好的地，生意好得不得了，难免令人眼红。同行相轻，多有妒忌。眼下见丽正堂倒霉，表面同情，内心却不胜欢喜。

阿顺拦在门口，他跟叶明煜走南闯北，多少也会些拳脚功夫。丽正堂这会儿没被踏破，正是因为他指挥护卫拦着。即便如此，挨着门边的柜子都被砸了个彻底，地上是被撕碎的布料，还不断有新的人涌来，手里举着木棍棒子。

双拳难敌四手，再这么下去，他也快拦不住了

人群里有大户人家派来的家丁，也有看起来并非富户的普通百姓，皆是一脸愤怒地叫嚣着。

“叶家人谋财害命，古香缎穿死人啦！”

“奸商叶家！叫叶家当家的出来！”

“叶家人不得好死！”

叶家在襄阳乐善好施，还是第一次遭此恶名。阿顺听得头晕，有人撩起袖子，让周围人看自己胳膊上细细密密的红疹，引来惊呼，于是砸店的动作越发狂野。

叶嘉儿一行人刚到丽正堂，看到的就是这幅景象。

关氏和卓氏没有来，关氏去衙门寻叶明煜了，卓氏留在府里等消息，姜梨临走时，把从姜家带来的随行侍卫全部叫出来了。

幸亏姜梨叫了侍卫。一行人刚刚走到丽正堂，就有人看到他们，立刻道：“叶家小姐和叶家少爷来了！”

呼啦一下子，人全都往这头跑来，阿顺见状暗叫不好，却见姜梨身后的侍卫唰的一下齐齐亮出刀来。

首辅家的侍卫随便拿出来唬人还是可以的。人都欺软怕硬，见有这么多凶神恶煞的护卫，下意识就顿住了。

侍卫们护着姜梨几人往丽正堂里走去，那些闹事的百姓还想跟着，又惧怕侍卫们手里的长刀，只得亦步亦趋地围过来。

待退到丽正堂门口，姜梨往里一看，已是一片狼藉。钱掌柜拿着一方帕子捂着脸，额头渗出血迹。

“大家……”叶如风鼓起勇气道，“切莫激动，冷静一点。我是叶家少爷，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谈，叶家不会逃避责任！”

话没说完，一个鸡蛋就往叶如风头上砸来，被姜梨的侍卫挡住。

“你们的古香缎穿死人，你们害了人，还想赚襄阳百姓的钱，你们赚的是黑心钱，拿的是命债！”

叶如风一下子脸涨得通红，年少的男孩子不曾经历过这种事情，有茫然，也有不解，更有一种心灰意冷。

叶嘉儿比叶如风年长一些，站出来道：“各位，我不知道古香缎穿死人的说法从何而来，这件事我们还没查清楚。叶家在襄阳城做生意做了这么多年，商誉有目共睹，我们不会欺骗你们的。”

可这话立刻被吵嚷的声音淹没了，姜梨甚至看见有人弯腰捡石子儿，要往叶嘉儿身上砸。

姜梨赶紧拉了一把叶嘉儿，让她藏在侍卫身后。

“谁说古香缎会穿死人的？”略带冷意的清脆女声并不高昂，却很有穿透力，清晰地传到众人耳中。

众人朝前看去。

不知哪里来的豆蔻少女站在侍卫身前，衣裙是深深浅浅的青碧色，格外干净，眉目秀丽温柔，明澈可爱。

或许“首辅千金”和“商户小姐”之间，因着身份的转变，连气场也会稍有不同。那些百姓敢于朝叶嘉儿扔石头，面对这看起来温和的小姑娘，却不敢口出恶言，仿佛有所忌惮。

也许是姜梨身上，有一股无所忌惮的“气”。

“你是谁？古香缎有问题，这是谁都知道的事，你看我们身上！”那男子许是要臊一臊小姑娘，一把撸起袖子，给姜梨看细细密密的红疹子。

或许以为姜梨会失措之下挡住眼睛，但姜梨只是神情平淡地瞥了一眼他光裸的胳膊，就像是看一只茶杯、一个碗、一盏油灯似的。

“哦。”她淡淡道，随即从袖子抽出一把短短的匕首来。

周围的人群吓了一跳，不由得后退一步，这小姑娘一言不合就拿刀，不会是想杀人吧？

“表妹——”叶嘉儿急急想要劝阻。

却见姜梨将匕首横在手下，刺啦一声，干脆利落地割下一块袖子上的布。

她随手将布料扔往撸起袖子的男人那头，男人下意识接住。

“诸位不妨看看，我穿的也是古香缎。可我的身上，没有起这样的疹子。若是不信，哪位嫂子随我进来验明即可。”姜梨道。

叶嘉儿和叶如风一呆，他们不知道姜梨身上穿的这件是古香缎。今日走得这么匆忙，谁还会注意姜梨穿的是什么。不过姜梨来襄阳的时候，古香缎已经出事了，连丽正堂都不再出售古香缎，姜梨也没能拿到一匹半匹，这必然是她在京城买的了。

姜梨瞧见百姓的神色缓和了一些，心中微微放松。

这件衣裳还是她在带来襄阳的行李中发现的，昨日桐儿为她找衣裳，看见了就恰好告知姜梨，姜梨心中一动，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

没有什么比穿在身上更有说服力了。

没人来验看姜梨的手臂，也许是因为姜梨的表情实在坦荡，让人不得不相信，那截袖子下的手臂，也如她的脸庞一般洁白。

也有不信姜梨说的话的，拿起被割裂的那半截袖子仔细看看，最后不得不点头：

“确是古香缎。”

姜梨笑了：“你看，若是古香缎真有问题，我总不会自己穿在身上，自寻死路吧？”

“这有什么不可能。”人群里有人嘀咕，“万一你是叶家找来的托儿，为了银子替叶家做戏，一条命算得了什么。”

姜梨还没来得及说话，身边的桐儿就气炸了：“胡说八道！我们家小姐的命可比银子值钱多了！”

襄阳人没有见过姜梨，不晓得姜梨是谁。听叶嘉儿叫姜梨表妹，以为姜梨是叶家的远房亲戚，过来投奔叶家。

姜梨道：“我的确犯不着做叶家的托儿，我的命，说不准比这间丽正堂还要值钱呢。”

“你到底是谁啊？”有人嘲笑地问，“难道你是公主吗？”

说到“公主”二字，让姜梨的脸色微微沉敛，很快，她就扬起嘴角，只是嘴角的笑

容带了几分讥诮。

“我不是公主，我是燕京首辅姜首辅的嫡出女儿，姜二。”她道。

人群中的嘲笑渐渐寻不出踪迹了。

姜梨的笑容也彻底冷淡了下来。

丽正堂的对面粉楼上，有个漂亮的红衣青年一边喝茶，一边侧头看戏。

青衫文士陆玑站在对面，看着丽正堂此刻的情景，微皱眉头：“没想到姜二小姐会为叶家出头。”

姬蘅一手支着下巴，一手轻摇折扇，折扇合成窄窄的一条，这样漫不经心摇晃着，隐约能见细小的金丝。

“佟知阳的计划成不了了。”他说。

丽正堂门口，姜梨从容地站着。

“姜首辅的嫡出女儿”这句话一出来，人群霎时间沉寂下来。

“你是姜家小姐，也不能仗势欺人哪！”人群中有个瘦长脸男人大着胆子说道，说完这句话，他就躲在一个壮汉的背后，想要藏起自己的脸。

“对啊，怎么能仗势欺人呢！”

“姜家这是要护着姻亲叶家，官商勾结，沆瀣一气！”

瘦长脸的一句话顿时又把人群点着了。叶嘉儿担忧地看向姜梨，叶家出事就罢了，人们把叶家和姜家联系在一起，给姜家也泼上脏水，姜元柏可是在燕京城做大官儿，要是招来麻烦，这可如何是好。

叶如风也紧皱眉头。

姜梨含笑站在原地，开口道：“我们姜家，对自家女儿都不客气，我父亲最是公正清明，何来包庇一说？”

众人这才想起来，这位千金小姐多年前可不是因为杀弟弑母被送往庵堂，这么说，姜元柏的确不是一个会包庇亲人的人。

不过，她就这么提醒别人想到自己的恶事，真的好吗？

姜梨才不介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只是问：“敢问大家，古香缎有问题一事，是从何处得知的呢？”

“成衣铺都在说！”最前面一个妇人回答道，“眼下全襄阳都知道了，佟知府都带叶家老爷回衙门审案去了！”

审案？

姜梨心中冷笑，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心中越是清明，她的笑容也越是真挚，只道：“我倒不知道，织造的事情，什么时候轮到衙门管了。”

有人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姜梨含笑开口：“襄阳城里最大的官儿大概就是佟知阳这位知府大人了吧。我看，佟知阳官儿当得太大，连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都忘了。”